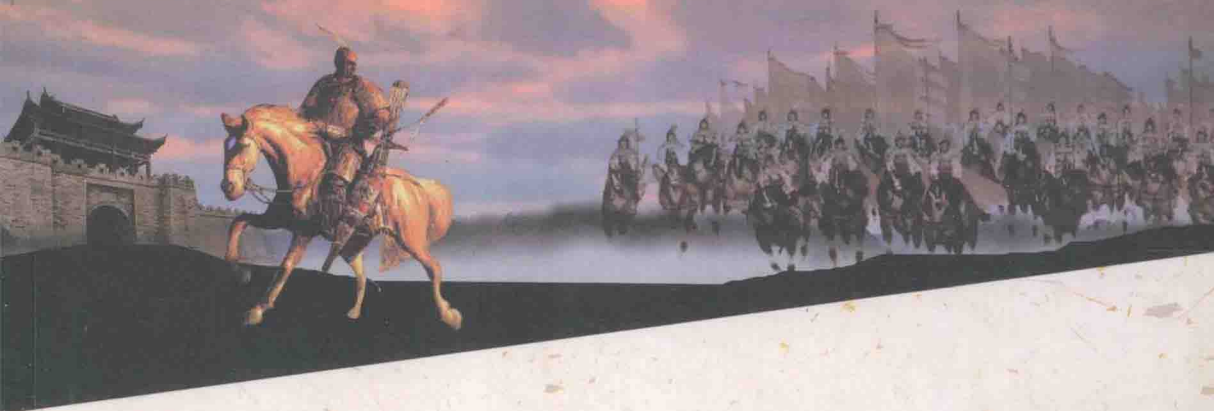


★甘肃历史系列小说·两汉卷



蔡磊◎著

# 汉风烈



甘肃文化出版社

甘肃历史系列小说

两汉卷

# 漢風烈

蔡  
石  
磊  
◎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风烈 / 蔡磊著.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2.9

(甘肃历史小说系列丛书. 汉代卷)

ISBN 978-7-5490-0351-8

I. ①汉… II. ①蔡…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5352 号

### 汉风烈

蔡磊 著

---

策 划: 谢国西 管卫中

责任编辑: 管卫中

责任校对: 原彦平 何荣昌

封面设计: 苏金虎

---

出 版: 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

邮 编: 730030

营 销: 甘肃文化出版社发行部(0931)8454870

---

排 版: 甘肃文化出版社排版室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地 址: 兰州市七里河区硷沟沿 115 号

邮 编: 730050

---

开 本: 787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75 千

印 张: 21.5

插 页: 2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90-0351-8

定 价: 42.00 元

---

本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 目 录

## 上卷 大风起兮

|                       |     |
|-----------------------|-----|
| 第一章 西出长安 .....        | 003 |
| 第二章 关东出相,关西出将 .....   | 018 |
| 第三章 马邑之谋 .....        | 031 |
| 第四章 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 ..... | 042 |
| 第五章 大风起兮云飞扬 .....     | 057 |
| 第六章 李广难封 .....        | 071 |
| 第七章 匈奴歌 .....         | 085 |
| 第八章 再整河山 .....        | 098 |
| 第九章 羌笛横吹 .....        | 112 |
| 第十章 青山夕照 .....        | 123 |
| 第十一章 屯田河湟 .....       | 138 |
| 第十二章 “吾家嫁我今天一方” ..... | 149 |

## 下卷 往事非烟

|                             |     |
|-----------------------------|-----|
| 第一章 当年民谣 .....              | 163 |
| 第二章 “天下为公,惟德是辅” .....       | 176 |
| 第三章 “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 ..... | 194 |
| 第四章 隗嚣与窦融 .....             | 215 |
| 第五章 天高难问 .....              | 228 |
| 第六章 火德尚赤,天下一统 .....         | 241 |

|      |                    |     |
|------|--------------------|-----|
| 第七章  | 良禽择木,良臣择主 .....    | 253 |
| 第八章  | 得陇望蜀,一个成语的由来 ..... | 266 |
| 第九章  | “吾谁欺,欺天乎?” .....   | 280 |
| 第十章  | 党锢之祸 .....         | 292 |
| 第十一章 | 西域风云 .....         | 314 |
| 第十二章 | 往事非烟 .....         | 329 |

# 上卷 大风起兮



## 第一章 西出长安

### —

当初翻越秦岭,从汉中盆地来到长安,张骞想的真不是在朱紫冠盖如云的京都当个不起眼的小官小吏,为的只是混口饭吃。有个笑话,道是人闻长安乐,则出门而西向笑;知肉味美,则对屠门而大嚼。他张骞总不至于像笑话里的那个呆子吧?可是,长安几年,他依然是个郎中令手下的属官——郎。郎者,殿宇之回廊也;而郎官,其实就是天子的仪仗侍从。皇上安居深宫,他们负责执掌门户,进行警卫;天子上朝或召见大臣,他们按分工各自执戟肃立于朝堂边侧,或肃立于宫殿门外墀陛之间,和天子出行时的车骑一样,既是仪仗,也是护卫。在一般百姓眼里,他们这些人已经足够威风了,除了皇上,谁都可以不认,哪怕你身为三公、位列九卿,只要皇上不拿你当事儿,他们同样不拿你当事儿,更别提一般的草民百姓了。

可张骞还是郁闷得很。

因为他志不在此。

理由也很充分:皇上当然是要抛头颅、洒热血誓死捍卫的;但朗朗乾坤,堂堂大汉,谁敢对天子有不二之心?即使有个别宵小之徒胆大妄为、欲行不轨,怕也轮不到他这个值守于未央宫内的郎官动手,早就让职掌在身的廷尉、中尉或是看守京师门户的城门校尉大人手下的兵卒们拿获啦。那么,他张骞每天煞有介事地执刀佩剑所为何来?说来惭愧,进宫几年,他甚至没能好好地看过皇上一眼——执勤的时候要端正肃立、目不斜视,由于角度和位置的关系,他只有几次看见过皇上的大半个侧面;而下了岗,就连皇上究竟在哪里也不知道,更别说见着了。他可不想一辈子就当个站在稻田旁边吓唬乌鸦、麻雀的草人。这种想法当然是大不敬,甚至,可以说是大逆不道。可张骞总忍不住要这样想。这些想法让他颇感为难,觉得好像自己在和自己掰手腕。张骞因此觉得更加别扭啦。

他的郁闷和别扭,让来长安后不久就陪伴他的堂邑父看出来。堂邑父本是来自北边的胡人,因家乡战乱不断,早早就成了孤儿,后来稀里糊涂地流落到长安,空有一身骑马挽弓射虎射雕的本事,却只能有一顿没一顿地混迹街头。而且,因为他鼻直口阔、虬髯满腮的蛮夷长相,少不了要受那些市井恶少的欺辱。后来张骞收留了他。张骞在长安西市附近租了两间民房、一所小院,但每旬只有两天朝廷给的汤沐日可以在那里放松放松。平常日子,哪怕没有他的岗,也得在宫里待着。这是规矩,要不怎么说,当差不自在,自在不当差呢。有了堂邑父,平常日子也过得挺不错。两人都年轻,没有家室之累。张骞一向待人宽厚,每年还有三四百石的俸禄可领,两人的日常用度虽说不是很宽裕,但也够了。堂邑父感激不尽,使出浑身解数,把个光棍汉张骞的家里收拾得像模像样,让张骞觉得很舒适。就这样,两人处成了亦友亦仆、可以交心换命的关系。

那天又到了可以回家洗澡、放心喝酒和大睡懒觉的日子——官话叫汤沐休。堂邑父早准备好了洗澡水。张骞一进门,他就逼着张骞脱了衣服,进入半人多高的木桶里。水很烫,也很滑,人泡在里边,全身的毛孔好像都张着嘴,拼命吮吸着热气和水分,让人感觉到从里到外的滋润和透彻骨髓的舒坦。张骞闭上眼,长长地吐出一口闷气,接着是一声叹息。

堂邑父说话了:你有心事,对吧?

张骞依然闭着眼睛:苟富贵,勿相忘。你说,咱俩能有那一天吗?

堂邑父笑了:眼下这日子就够好的,我知足啦。

张骞又是一声长叹: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

堂邑父正色:大人这话就错啦。你的鸿鹄之志我知道。

张骞眯着眼睛:知道?说说听听?

那还用说?堂邑父拿起一条粗布汗巾,一边帮张骞擦洗后背,一边说:你不就是渴望建功立业、出人头地吗?要不是为了这个,你也不会从汉中来长安,不是吗?要不是为了这个,你也不会到了长安,成了皇上身边的郎官。还不满足,整天还要着急上火,长吁短叹……

咦——张骞乐了:你还真不糊涂哇?

堂邑父也乐了:你以为?要说也怪我,就不该给你讲那么多我们胡人的事情,害得你七想八想,老想着去那里开开眼,见识见识。其实呀,我们胡人的日子比起你们汉人,那可是差多了。长安多好啊,城那么大,人那么多,集市那么热闹。我们那儿有什么呀,除了山就是草,就是树,骑马走上大半

天,连个人影也看不见……

张骞不吭声,谁知道他是不是听进去了。

堂邑父还在说:对了,我昨天可是碰见个稀罕事,去西市打油,看见几个羽林军押着几个投降的匈奴人往宫里去了……

张骞猛一下睁开眼:昨天?昨天我还在未央宫门执勤,我怎么不知道?

堂邑父反问:未央宫有多少门?难道皇上就一个未央宫?你知道人家进的是哪个宫的哪个门?十来天才能歇一天,你就好好歇歇吧。

张骞赤条条站起身:不行,我得问问去。快,拿衣裳来!

堂邑父不动弹,张骞又催了一遍。堂邑父给了自己一个嘴巴:我就是嘴贱!

## 二

建元是西汉第四位皇上刘彻即位后用的第一个年号。建元元年是公元前140年。那一年刘彻16岁,距离他被立为太子已经九年了。因为是正常即位,所以顺理成章,无惊无险。新皇新立,且为少年,那时还健在的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当然少不了要对皇上——实际上也就是对朝政说三道四。而且,太皇太后窦氏极喜黄、老之言,这就与丞相窦婴、太尉田蚡等推崇儒术的权贵们有了龃龉。当初高祖驾崩后,吕后以太后之名临朝称制,结果导致诸吕作乱,差点坏了汉家天下。这些往事让人心怀余悸。御史大夫赵绾直接奏请皇上,要皇上乾纲独断,别再有事没事总要奏报太皇太后了。结果,不仅他,就连郎中令王臧也因此被皇上打入大牢,自杀身亡。作为当初推举了这两人的窦婴、田蚡,也一并被免职。这是建元二年冬十月的事。此事说大不大——不就是死了几个人,免了几个官吗;但说小不小,丞相和太尉都是品秩万石的朝中重臣,而且,窦丞相和田太尉分别是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亲戚,皇上说免就免了。可见天威难测、天子韬略之深。至此,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耳边一下就清静了不少,她们都不找皇上的麻烦了,那皇上的日子不就清静了?

皇上要的就是这效果。按说呢,贵至天子,身为皇上,他何尝愿意事大事小都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哪怕那人是自己的祖母和母亲?但是,他又不愿意让大臣们以为他们真就摸准了自己的心思,觉得这个皇上当得那么窝

囊。就是真窝囊也不能让臣下们看出,更何况刘彻真的一点也不窝囊。

即位两三年来,他干的哪一点儿比列祖列宗们差?

而且,他还想独步古今,成为千古一帝。

最起码的,他不能比前朝的秦始皇差吧?

年轻的皇上就是这样想的。既然朝廷的大事小情眼下还不能全由自己做主,那他就不说了还不行吗?就这样,表面上他这个皇上当得中规中矩的,其实是在等待时机。

机会还真的说来就来了。当然,最初的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那就是个让他等待已久的机会。

驻屯上郡(治肤施县,即今陕西榆林市榆阳区)的将军李广派人押来了几个战败后投降的匈奴人。这是和匈奴一次小规模冲突后汉军的战果,派人押解来京,李广的本意是让皇上高兴高兴。

接到李广的报告,皇上的确是高兴的。看着那几个浑身颤抖、匍匐在御座前的匈奴人,皇上先是听任他们磕头如捣蒜般地说了一大堆告软服输的好话,然后才让他们闭嘴抬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看了好一会儿,心里还在纳闷,就是这些家伙一直在边境窜扰,从立国到现在,就没让我大汉安宁过?他们也不是三头六臂嘛!高祖皇上的时候,我们就与他们和亲,一直到现在,他们的贪欲怎么就没个完、没个够呢?他站起身,绕着那几个匍匐在地的家伙走了一圈,又走了一圈。那段时间其实一点也不长,但他想了很多很多。他想起了高祖即位之初,面对长驱直入、兵锋直至晋阳的匈奴单于冒顿,御驾亲征,结果轻敌冒进,被冒顿纵精兵四十万围困于平城白登山。没水没粮,也不知道那七个日夜高祖皇上是如何熬过来的。七天,整整七天,包围圈内的汉兵冲不出来,包围圈外前来救援的汉兵也打不进去,结局似乎已经定了,大汉王朝的开国皇上不是被困而死,就是下马而降。在此存亡绝续的紧要关头,谋臣陈平想出奇计,暗中派人带厚礼贿赂冒顿的阏氏,假意求和,实为利用所有女人都会有的醋意,说是汉廷方面准备敬献美女给单于,只求单于能网开一面,放我家皇上一条生路。冒顿的女人怕自己因此失宠,竟以两国交兵不困国主为说辞,说动了冒顿单于。也是高祖命不该绝,恰好冒顿单于原来约好的另外两路后援迟迟不到,冒顿怕他们与汉军暗中勾结,有意延误军机,于是听从自家阏氏之言,将原本铁桶似的包围圈开了一道口子,汉军得以突围而出,冒顿自己也引兵而退。此战之后,朝廷上下自感多年恶战,天下初定,国力虚空,实在抵挡不住匈奴;而匈奴又

连年南下,为害甚烈。和亲之计,作为国策就这样适时而出。因为是国策,和亲最合适的人选当然是高祖自己的亲生女儿,别人谁都不够格。但高祖唯一的女儿鲁元公主早已嫁人,吕后又日夜啼哭,最后只好用一个宗室女李代桃僵,远嫁匈奴。同时送上大量的“嫁妆”,包括丝绸、美酒以及稻米等粮食作物。还有所谓的和亲条约,双方约定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治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高祖驾崩之后,那个冒顿单于又嬉皮笑脸地说要与吕后“互通有无”,行男欢女爱之事。要不是吕后自知力不如人,委曲求全,卑辞婉拒,只怕是两国间又要大动干戈啦。此后,文帝、景帝时都有和亲之举,前后竟有八九次之多!皇上越想越气,后来就忍不住朝一个跪在地上的家伙踢了一脚,同时还狠狠地骂出一声:不灭匈奴,边患无绝!

那人被踢了个跟头,重新跪好后已是泪流满面,哽咽着叫出一声:皇上、陛下、万岁,小的是真心投诚。小的不是匈奴,小的是月氏人,我们月氏和他们匈奴也有着血海深仇哇!

皇上回到御座,这才重新说话了:唔——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那人开始说了起来。原来他真不是匈奴人,而是月氏人。国破家亡后,他成了匈奴人的俘虏,被匈奴人编入军中,成了引弓持戈、替匈奴人阵前效力的马前卒。因为不想给匈奴人卖命,又阵前反水,投向大汉。要是从根上说,月氏、氏、羌与匈奴都是近邻,因为国力大致相当,虽然偶有争斗,但还能共处一地,互有往来。在匈奴冒顿单于杀父篡位之后,情况发生逆转。冒顿原是匈奴头曼单于的长子,该是单于的继承人。后来有一位受宠的阏氏,又为头曼生了个儿子,头曼便有了废长立幼的念头。于是将冒顿送往当时地处河西走廊的月氏国,以为人质,并向月氏发动攻击,意欲借刀杀人。可还没等月氏人动手,机警的冒顿已盗马逃回匈奴。面对死里逃生的长子,头曼多少有些内疚,就交给他一万骑兵,算是对儿子的安抚吧。冒顿以鸣镝之法,将这支队伍训练成一支绝对效死于自己的力量:他率先射出的那支带着尖厉哨声的箭头所向,就是一万精骑不容置疑的进攻目标,不管那目标是冒顿心爱的坐骑还是女人,还是他的单于老子。老单于就是这样被射死的,那个后母阏氏也是这样死的,还有两个弟弟和那些对自己有异心的下属都是这样死的。那些先后躺在地下的尸首,活像一只只硕大的刺猬。冒顿就这样成了单于。之后,他首先率兵向东,打败了一再欺凌匈奴的东胡,俘虏了东胡王;不久又乘胜西进,向宿敌月氏报仇……

那个月氏人越说越冒火，好像忘了对面坐的是大汉皇上，竟然站起身，却立刻被四周执勤的郎官们按跪在地上。

皇上摆摆手：放开他，让他说。

那人继续说：从此以后，月氏人的日子就没安稳过。在匈奴人的连续打压之下，月氏人不得不放弃长期驻牧的河西走廊，大部分向西迁徙，在伊犁河畔重建其国；另有小部分南进祁连山，躲了起来。也就是说，好好的一个月氏国，就这样分为两部分，被称为大、小月氏。

事情到这儿还没有完。到了匈奴的老上单于和军臣单于父子手里，远在伊犁河谷一带安身立命的大月氏再受灭顶之灾，被匈奴收养长大的乌孙国王之子猎骄靡，为报当年月氏人杀父之仇，受匈奴指派，率军再次攻打大月氏。大月氏再次兵败西退，匈奴人杀了月氏王，拿他的头骨加工成了喝酒的器皿……

说到这儿，那个月氏人再次痛哭流涕，以头触地，直到额头鲜血淋漓，说出的话也是血泪掺杂、痛彻肺腑：皇上万岁陛下，求您啦，救救我们吧，我们月氏人和匈奴人有血海深仇，只是势单力薄……

那个月氏人后来还说了些什么，皇上并没有听清，因为就是在那时候，一个想法电光石火般掠过脑海。他明白，一个大大的机会真的就这样摆在面前啦！

那天晚上，皇上一夜无眠。

远的不讲，单是大汉立国以后，匈奴就多次犯边侵境，烧杀掳掠——

高后六年（前 182 年），匈奴寇狄道（今临洮县），攻阿阳（今静宁县）。

高后七年（前 181 年），匈奴寇狄道，掠二千人。

文帝三年（前 177 年），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杀掠人民。

文帝十四年（前 166 年），匈奴老上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县名，属北地郡。治今宁夏彭阳县西三十三里古城乡）萧关（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掳人民畜产甚多；北地郡（治今甘肃庆城县西北。辖境相当于今宁夏贺兰山、山水河以东及甘肃环江、马莲河流域）都尉孙印寡不敌众，战死疆场。

文帝后元二年（前 162 年），匈奴连岁入边，杀掠人民畜产甚多，云中（治云中县，即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辽东（治襄平，即今辽宁辽阳市老城）最甚，至代郡（治今河北蔚县西南）万余人。

文帝后元六年（前 158 年），匈奴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杀掠甚众而去；

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匈奴入雁门(治善无县,即今山西右玉县南),至武泉(治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北塔布陀罗亥古城),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

至于“小人盗边”之事,更是数不胜数。

尽管皇上深感窝囊、愤怒和委屈,但事实就是这样:利用秦末汉初中原战乱不已的机会,从冒顿单于开始,经过后来的老上单于和军臣单于祖孙三代的不懈努力,今日的匈奴已经成为称雄于大漠南北、威震百蛮、降服诸羌的强大帝国。其疆域东尽辽河,西逾葱岭,南达长城,北抵贝加尔湖一带。匈奴人控制了长城以北的中国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的广大地区,光精骑就有三十多万,势力十分强大。

蜡烛已经换了三次了,皇上还对着墙上的山河地图出神。扳着指头细细地算,高祖至景帝期间,匈奴入扰北部边境共计十三次,其中六次涉及陇西郡、北地郡,可见此二郡战略地位之重要。皇上的目光继续往西移去,后来就久久地停留在黄河以西、祁连山下那块带状的地域上。那块得天独厚的水草丰美之地,奔腾着多少骏马?还有多少精壮男丁?又有多少妇女和孩童?那块土地还要源源不断地为匈奴人提供多少战略物资?那块被乌孙、月氏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地域,如今怎么成了匈奴人东侵南犯的前方基地和后方堡垒?

是可忍,孰不可忍!皇上一声嘟囔,声音不大,却把为他掌蜡的两个太监吓出一身冷汗。他们偷眼瞄去,见皇上依然对着地图出神,便打消了跪地求饶的念头,只小心翼翼地将蜡烛举到更合适的位置,连喘气都是战战兢兢的……

### 三

早在取下那幅写在丝帛上的诏书的时候,张骞就在心里认定,那个出使西域的使者肯定是自己了。所以,当那两个站在墙下,负责看守那幅挂在墙上的募使诏书的军士还在大眼对小眼看着他发呆的时候,他却笑了,露出一口白牙:走吧,进宫吧,带我去见皇上呀,还愣着干什么?

两人中有一个看样子像是个小头目,一边仔细地打量着张骞,一边认真地说:这位兄弟面善得很,是个郎官吧?哥哥好心提醒你一句,出使西域,

必须通过匈奴人的地盘,弄不好就是有去无回,你可想好了。

张骞转身,虎步而行:你们不带路,我可自己走了。皇上怪罪下来,你们可怪不得我。

看着那两个军士急煎煎地追上来的样子,张骞忍不住又乐了。一个澡洗到一半,听堂邑父说有匈奴人被押往宫中,他急忙出门原本是打探消息的,谁知天纵英明的皇上,眨眼间竟将招募使者的诏书挂了出来,碰巧让自己撞上了,这才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呢。

在去宫中的路上,那个小头目的说法也变了,软磨硬缠地央求张骞,给皇上说说,出使西域时一定也带上他们。想也没想,张骞就用他们自己的话堵了回去——

出使西域,弄不好就是有去无回,你们可想好了。

嘿嘿。小头目陪着笑:我那不是开玩笑吗。真的真的,诏书粘上墙,我人都还没站稳呢,就让你揭了下来,害得我们连琢磨的工夫都没有。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让宫里的公公直接领我们去见皇上呢!真的真的,你就给皇上说说,就带上我们呗,啊?

张骞没答应,也没说不答应,只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皇上是在未央宫里一处临水而建的凉亭里接见张骞的。这是张骞第一次如此深入地进到宫里,尽管他已经在此站岗放哨好几年了,却不知道里边有如此之多的门禁和规矩。从进大门算起,这已经是第几道门了?每道门都有区别,每道门前值岗军士的服饰也不同。甚至,连候在门前的谒者也在不断地变换。显然是各司其职。那段路显得那么漫长,再加上紧张,张骞已经开始出汗了。但是也有好处,那就是他可以乘机打打腹稿,免得站在皇上面前,结结巴巴地说不出一句整话——身为皇上的宿卫之郎,皇上召见大臣的规矩他是见过的,且不说朝堂内外陈设的车骑、步卒、卫官、兵士,也不说猎猎飘扬的旗帜和持戟肃立在高高的台阶两边的上百名郎官,单是那声出自郎中令或谒者仆射之口的传臣下觐见的“趋”字,经过自上而下一个个人一声声的传递接唱,就让闻者无不感到天威之震慑。

现在,他真的就要面见皇上了。等待传唤的时候,他发现亭子内外并没有天子专用的旌旗和执戟肃立的同伴。皇上是怕把他这个小小的郎官吓坏了吧?要不就是皇上想和他这个新应募的汉使拉拉家常?就这样,先前的紧张慌乱和不安渐渐消退了,他变得神闲气定。

谒者尖细的声音响了:张骞觐见,趋——

趋者，疾行为敬也。为了表示对皇上的尊敬，觐见者必须快步疾行到皇上面前。张骞趋前，然后站定，躬身一个长揖，朗声道：郎中令下属郎官张骞参拜陛下。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行啦行啦。皇上摆摆手：老一套就免了吧。你就是张骞？就是你要应募出使西域？那就说说看，你是怎么想的？关于西域，你又知道多少？

张骞抬起头，看见了一张年轻而俊朗的脸庞，感觉比声音更显得年轻。皇上快人快语，张骞也毫不含糊，清清嗓子说：回陛下，小臣张骞愿出使西域，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粉身碎骨？皇上打断了张骞的话：言重了吧？不就是代表朝廷出使一趟，即使是要借道匈奴，朝廷一直与他们和亲、互市，也算是友好相处，难道他们真敢撕破脸皮不成？

刚刚放松的心弦又猛一下绷紧了，才一张口就说错了话，张骞一时有些语塞。

皇上看出了张骞的紧张，又将话锋轻轻一转：对朝廷和亲之策，你怎么看？

张骞回答：朝廷大政，军国方针，但凭皇上裁决，小的不敢妄言。但虽有和约，匈奴人却屡屡犯我边境，害我人民，实为大汉之奇耻大辱。

是啊。皇上一声轻叹：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张骞，朕的心思你明白吗？

明白！张骞挺挺胸脯：走西域，联络月氏，意在给匈奴人背后插把尖刀……

那你就还是在玩命，粉身碎骨云云并无大谬。皇上自己又把话题拉了回来：你想好了吗？你每年的俸禄有四百石吧？吃喝不愁，为何还要铤而走险？

张骞实话实说：建功立业，报效皇上，以慰平生！

皇上微微颌首：匈奴狂悖，天怒人怨，人神共愤。张骞，朕的心愿能否实现，就看你的啦。你若成功，将是无人能比的不世之功，明白吗？

张骞刚要回答，皇上又摆摆手：朕还有个人交给你，算是你的向导吧。皇上拍拍巴掌：进来吧！

一个人从亭子外进来了。身上虽是汉装，但发式和长相却类似胡人。

迎着张骞满是疑问的目光，皇上淡然一笑：就是他。刚刚以匈奴兵身份投诚而来的月氏人。西域路上，千里迢迢，用得着他。对了，朕还没问你的

名字呢。

死里逃生,小的算是死过一次的人了。蒙李将军不杀之德,感皇上再造之恩,小的改名叫长生,长安的长,生长的生。愿月氏国也能长生再生!

皇上朗声而笑,极其开心的样子:好,有这样的忠义之士,月氏国长生有望!张骞,当年高祖皇上立国后曾过沛地驻跸,置酒沛宫,召故乡的父老子弟以佐酒抒怀。酒酣耳热之际,高祖皇上曾击筑而歌,所歌何辞你知道吗?

请皇上恕小臣放肆。张骞整整衣襟,且歌且舞,真正体验了一把慷慨激昂的情怀——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在张骞边舞边唱的时候,几个肃立一旁的太监发现,皇上的眼里竟也是热泪盈眶……

## 四

一百多人的队伍一人一骑,加上驮给养、马料的骡马、骆驼,张骞的队伍络绎走来,竟也浩浩荡荡,长达里许。手执作为大汉使节之凭证的用竹节饰以五彩纓络做成的汉节,张骞骑马走在队伍的最前边,身后紧挨着他的是堂邑父和长生。几乎是一出长安,这两人的作用就日益凸显,成了他的左膀右臂。不管是来自北边的胡人堂邑父,还是来自西边的月氏人长生,不仅谙熟沿途的山川河流、风情民俗,而且都有丰富的野外行走和生活的经验,一百多号人马休息打尖、埋锅造饭、露宿野外时,因为有了他们两人的安排指挥,显得井然有序,的确是帮了张骞不少忙,让作为这支外交使团的正使大人张骞省心不少。这让张骞总是想起皇上。有着雄才大略的皇上不仅在军国大事上英明,竟连这些细枝末节都替他考虑到了。皇上英明,实在是太英明啦!为了这样的皇上,别说死一次啦,就是死十次又能怎么样?

出长安,跨渭水,过陇县,越陇山,经平襄(治今甘肃通渭县)、安定(今